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4.04.020

## ■ 文史研究

# “隧道效应”与郝思嘉的三次婚姻<sup>①</sup>

成 敏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涉外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1)

**摘 要:**“隧道效应”是艺术创作的重要理论,它借火车穿越山洞时人们所见和所感来阐释“整体性”原则,对于理解艺术作品中“虚”和“实”的关系大有裨益。小说《飘》是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经典之作,作品一经出版即风靡全球,而其中的女主角郝思嘉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将“隧道效应”应用于分析米切尔在描写郝思嘉的三次婚姻时对材料所作的“虚”“实”处理,可以更好地洞悉小说的魅力之源和节奏之美。

**关键词:**隧道效应;《飘》;郝思嘉;婚姻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7835(2014)04-0126-05

## “Tunnel Effect” and the Three Marriages of Scarlett O’Hara

CHENG Min

(Swan Colleg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410201, China)

**Abstract:** “Tunnel Effect”, being an important theory in artistic creation and of great benefit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hadow” and “Light” in artistic works, explains the “Totality” principle by borrowing what people see and what they feel when a train goes through a cave. The novel *Gone with the Wind* is the masterpiece of the female American writer Margaret Mitchell, Which has enjoyed world-wide popularity upon its publication, and its heroine Scarlett O’Hara has become an unforgettable character. By applying the “Tunnel Effect” to analyze Mitchell’s way of handling the “Shadow” and “Light” when describing Scarlett’s three marriages, we can have deeper insights concerning the novel’s source of charm and beauty of rhythm.

**Key words:** “Tunnel Effect”; *Gone with the Wind*; Scarlett O’Hara; marriage

### 一 引 言

“我们观看一列火车正在穿越山洞,诉诸我们感官的只是火车的头部和尾部,头部已从山洞中出来,尾部尚未完全进入山洞,但是这时不会由于火车的中间部分被山洞遮蔽而将其看做断开的两部分,仍会将这列正在运行的火车视为一个整体。也就是说,视觉对象的某些部分尽管并未直接和全部诉诸我们的感官,但是,凭借知识与经验,我们仍然能够对对象有一个‘完整’的理解……这就是格式塔心理学所发现的著名的‘隧道效应’原理,也是他们所主张的‘整体性’原则的重要依据之一。”<sup>[1]219-220</sup>“隧道效应”启发人们,在进行艺术创作时,有些材料须如“实”呈现,而对有些则“虚”设即可,因为人们可以凭

① 收稿日期:2013-09-22

作者简介:成 敏(1982-),女,湖南湘乡人,硕士,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生活经验对“虚”进行有效的填补。“小说是最能满足人们将生活与艺术紧密结合之愿望的文学形式。”本文就将借助“隧道效应”分析小说《飘》中作者对主人公三次婚恋的描写。

风靡世界的小说《飘》是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作品，郝思嘉是其主人公。她原本是美国南部一个富有的种植园主的千金，虽然拥有众多追求者，却对不向她献殷勤的希礼芳心暗许。在希礼娶了他的表妹媚兰之后，年方二八的思嘉出于赌气嫁给了媚兰的哥哥查理。南北战争的枪声打响，希礼和查理都上了战场。没多久，思嘉就成了寡妇，还生下一子。思嘉和媚兰一起住到了亚特兰大的姑妈家。亚特兰大被北方军队攻入，思嘉和媚兰历经千辛万苦回到了思嘉的家园塔拉，发现塔拉也被洗劫一空。塔拉交不起税，就要落入地痞流氓的手中。为了拯救家园，思嘉嫁给了在战争中发了点小财的弗兰克。思嘉不惜抛头露面，经商赚钱，她在经过危险的贫民窟时遭劫，弗兰克为了给她报仇而搭上了一条命。弗兰克死后不久，一直暗恋思嘉的商人瑞德向她表白并与她结婚。他曾多次救思嘉于危难之中，在性格上与她也有诸多相似之处，可是她却不懂得珍惜，使伤心的瑞德最后离她而去。

## 二 思嘉婚姻的“实”与“虚”

“艺术的创作与欣赏永远都不可能是完全不偏不倚的。”<sup>[2]329</sup>在描写思嘉的三次婚姻时，作者对有些事情描绘得细致入微，而对有些则一笔带过。大体说来，她对思嘉的第一次婚姻，即与查理的婚姻着墨不多，且注重的是思嘉勾引查理的可笑经过，因为那次婚姻完全可以说是思嘉年少荒唐时的一时冲动；而对其第二次婚姻，即与弗兰克的婚姻，作者所花笔墨稍微慷慨了一些，不但细致勾勒了思嘉勾引弗兰克的经过，而且对婚后思嘉所做的一些事情，比如做生意等也描写得比较详细，因为毕竟这时的思嘉已经成熟，其婚姻虽说不是出于爱情，却也是她深思熟虑的结果；对其第三次婚姻，即与瑞德的婚姻，作者则相对详尽地描写了他们从相识到结婚到结婚之后生活的点点滴滴，因为，其实瑞德才是思嘉的真爱，也只有这次婚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婚姻。小说虚实相间，详略得当。

### （一）“实”

作者对思嘉三次结婚的序曲——勾引查理、勾引弗兰克和与瑞德婚前接吻作了较详尽的描写，这些描写让小说枝繁叶茂，生机勃勃。

#### 1. 思嘉勾引查理的经过

思嘉勾引查理的过程充满着她的内心所想和口头所说、她的内心所想和查理的内心所想、查理的内心所想和客观事实之间的张力，整个过程妙趣横生，又生动地突出了人物形象。

思嘉是情场高手，她灵活大胆而又风情万种，查理则腼腆内向而又不通世故。野餐会上，思嘉一门心思只想着要趁希礼订婚的消息还没公布，把他从媚兰的手中抢过来。但她无拘无束的天性使她一见了查理就对他调侃几句，这使查理受宠若惊，紧张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思嘉继续说着心不在焉的打情骂俏之辞，查理兴奋得几乎屏住呼吸，而思嘉却觉得“他看上去就像一头等着屠夫来屠宰的小牛犊一样”<sup>[3]100</sup>。

查理激动地向思嘉吐露自己将要参军的秘密，思嘉心想他有多么愚蠢，居然跟一个女人说这些。但他却以为她对自己很满意，继续唠唠叨叨说个不停，还问她会不会为他祈祷。她心想：“真是个傻瓜！”<sup>[3]108</sup>但还是口是心非地说：“哦——会的，是真的，韩先生。至少每天晚上念三遍《玫瑰经》！”<sup>[3]108</sup>这使查理大为感动，马上进行火辣辣的爱情表白并热切地向她求婚。而此时的思嘉却因为希礼而心烦意乱得几乎疯狂呢！这个傻瓜为何要在这个时候插进来呢？“她真希望自己能够告诉他，他看上去有多傻”<sup>[3]109</sup>。但她还是装得很有教养地说这太突然了，让她不知所措。查理继续信誓旦旦。这时，思嘉看到希礼在和媚兰说话并露出了微笑，她很想听清他们说话的内容，便对查理说：“‘哦，别出声！’她用

嘘声制止他,捏了捏他的手,连看都不看他一眼。”<sup>[3]110</sup>而查理却以为她是怕别人听到他刚刚所说的话而难为情——使一个女孩难为情,这使他平生第一次感到自己男性的魅力。他故意假装老练地回捏了一下她的手,她却根本没有感觉到。当思嘉发现媚兰在严肃地大谈文学、一点都不懂勾引男人的奥秘时,她高兴地微笑,神采飞扬。而查理则把这当成了对他的爱的表示,欣喜若狂。

思嘉邀请希礼私奔遭到拒绝,伤心欲碎,脸色苍白。查理还以为是他刚跟她讲的招兵的消息吓到了脆弱的她,这一方面使他心疼她,一方面又深感自己的男子气概。再看看她颤抖的双手——这是因为他要参战而悲痛得颤抖的双手啊,他想。他激动得再也说不出话来。而万念俱灰的她则在迅速计算着与他结婚的好处:有钱,无父母,给希礼瞧瞧,气气某些人,等等。当他问她会不会等着自己从战场回来时,一心想抢在希礼之前结婚的思嘉说:“我不想等。”<sup>[3]128</sup>查理感动得目瞪口呆,而思嘉却觉得“他看上去就像一只被鱼叉叉住的青蛙”<sup>[3]128</sup>。

## 2. 思嘉勾引弗兰克的经过

在思嘉勾引弗兰克的过程中,同样也充满着客观事实与思嘉所说、思嘉的内心所想与口头所说、思嘉的心理活动与弗兰克的心理活动、弗兰克的心理活动与客观事实之间的张力。

思嘉急需300美元。打瑞德的主意未遂,她垂头丧气地走在路上,偶遇了妹妹苏埃伦的男朋友弗兰克·肯尼迪。她对他素无好感,觉得他又老又丑又婆妈。她坐上他的马车,对他的絮絮叨叨没精打采地敷衍着,心想他是多么傻。但一听说他赚了钱,她便马上来了精神。

她故意微眯着眼盯着弗兰克看,又假装不好意思地说:“要是我把手放到你大衣的口袋里,你会介意吗?天太冷了,我全身都湿透了。”<sup>[3]601</sup>显得自己有多么无助。接着她又撒谎,说自己在这种天气出门是去向北方佬兜售刺绣品,这使他震惊不已;接着她又哇哇大哭,使他的心都要融化了;接着她又抽泣着说起塔拉的窘况,再加上她突然靠在他肩膀上的头,他简直有了小说中的浪漫感觉,他拍着她的肩膀,心疼地想:“她真是孤独无助、恬静可爱、女性味十足的小尤物啊。”<sup>[3]602</sup>她感叹自己和孩子多么可怜,还特地把他的称呼由之前的“肯尼迪先生”换成了亲密的“弗兰克”,使他又惊诧又感动,还以为她是因为太沮丧而失了口。她多可怜啊——他的保护欲被进一步激起了。

当弗兰克提到苏埃伦时,思嘉故意装得吃惊、羞愧、欲言又止,还流下了眼泪。弗兰克慌了,觉得她肯定有什么惊天秘密!她还在吞吞吐吐,但可怜的弗兰克已是浑身发抖了。她只管骂她的妹妹。当脸色铁青的弗兰克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时,她终于吐露:“她下个月就要跟托尼·方丹结婚了。噢,对不起,弗兰克。是我告诉你的,我很抱歉。她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她担心自己会成了老处女。”<sup>[3]604</sup>而事实是,苏埃伦几乎每天都在掰着指头算弗兰克什么时候来娶自己。

结婚后,思嘉的精于算计、不择手段又和之前弗兰克对她的看法形成张力。弗兰克终于发现:“他是抓了一只热带鸟,全身赤红,颜色像宝石一样,而他自己呢,只要有一只鸚鵡就配得上他了。实际上,鸚鵡还会好得多。”<sup>[3]650-651</sup>

## 3. 思嘉与瑞德的吻

结婚之前,瑞德曾经吻过思嘉3次,作者对每一次都描写得详详细细,因为接吻的感觉可以泄露思嘉内心深处的情感。第一次是战争时期,北方佬就要来围城,几乎所有人都已逃走;思嘉陪着即将分娩的媚兰在亚特兰大的家里,又孤单又害怕。瑞德来到她家,吻她的手,使她感到“某种充满活力、电流般的感觉便从他体内传到她身上,她周身都被这种令人战栗的感觉环抱住了”<sup>[3]342</sup>。这令她自己都觉得奇怪——自己并不爱他,但又为何如此激动呢?第二次是战争愈演愈烈、北方佬来围城时,瑞德带着思嘉等人往塔拉赶,又在中途突然决定参军而吻别思嘉。她感到一种“忽冷忽热,浑身发抖”<sup>[3]394</sup>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是她从前不论是恋爱还是结婚都从未经历过的。第三次是在弗兰克死后,瑞德向思嘉求婚时,

“他急迫的嘴巴分开了她颤抖的嘴唇,把狂热的战栗送到了她的每根神经中去,从她的感官中唤起了一种感觉,而她自己从来都不知道自己还有这种感觉能力。”<sup>[3]843</sup>正是这次接吻使她不知不觉就接受了瑞德的求婚。思嘉接吻时的感受超越了她的意识,把她潜意识中所蕴藏的某些情愫真实地展露出来,为思嘉最后的恍然大悟——原来她一直爱的不是希礼而是瑞德打下了良好的铺垫。

## (二)“虚”

小说当中有的“虚”是为了达到一种有意而为的含蓄美;有的“虚”是因为它们没有存在的必要,让其“退避三舍”乃识趣之举。

### 1. 余味无穷的“虚”

“早在我国古代,老子在其《道德经》中就提出‘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美学思想,即认为最高最完美的音乐是听不见的,最高最完美的形象是看不见的。”<sup>[1]220</sup>而现代作家沈从文也曾说:“用辞藻表现的美总是有限的,只有无法言说的美才是最极致的美。”<sup>[4]222</sup>有时,作者对有些东西故意语焉不详,却让其更具余味无穷的美感。

对思嘉与瑞德的“那一夜”,作者是这样描写的:“不知怎的,她的双臂便环住了他的脖子,她的嘴唇在他的唇下颤抖着,他们又一次在上升,升到黑暗当中去,升到温柔、旋转、被密封起来的黑暗当中去。”<sup>[3]949</sup>这段文字以含蓄空灵而又诗情画意的笔触刻画了思嘉与瑞德的合欢之夜。

这段描写所表达的感觉很模糊,但也许正是这种模糊性蕴涵了生活固有的复杂性和相对性。“模糊并不等于让你手足无措,一无所获。模糊的能耐恰恰在于给了你不能以数目来代表的不确切的但却是丰富的感觉。正是因为模糊具有无边性,于是使你获得了感觉的无边性。”<sup>[5]138</sup>在作者留下的“空白”中,读者可以结合自身的经验和体会,展开想象对此“空白”进行有效的填补,从而与作者产生共鸣。不着纤尘的笔触让人感觉这种经历如此神秘,但又如此浪漫,如此美好;也让人体会到思嘉和瑞德当时的那种飘飘欲仙、陶醉不已的内心情感。读者再创造的介入使读者获得较大的心理自由度,比单纯依赖作者的勾勒更能产生理想的审美效应,它“使小说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几乎消失,阅读变成了一种倾听”<sup>[5]38</sup>。同时,这种写法也可显示出作品的优雅、气派与深度。它使小说超出具体生活本身,而更含有隽永的意味。就这样,作者凭借敏感想象力,抓住一股狂热、一种人类亘古不变的生命激情加以点染,“而这一点染,就象在室内点起一盏灯,刹那间把一切都照亮了。”<sup>[6]143</sup>

### 2. 知趣而退的“虚”

思嘉的3次婚姻都有小孩的出生。但是,对小孩子是怎么被“播种”的,即夫妻性交的经过,作者都不着一字。

新婚晚上,思嘉不许查理碰自己,把他赶在马毛椅上度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晚上,他去安慰哭泣的她,“她一言不发的哭着,直哭到眼泪干了,最后才躺在他肩膀上无声地啜泣着。”<sup>[3]134</sup>接下来,相关的内容便是“到了产期,查理的儿子出世了”<sup>[3]135</sup>。读者看到的只是他们交欢的并不浪漫的前奏以及最后的开花结果,但对中间的过程却一无所知,如同一列过隧道的火车给人的感觉一样。

对思嘉和弗兰克婚姻的描写也给人以同感。前面的内容还在写弗兰克晚上醒来安慰哭泣的思嘉却遭驳斥,后面又是一些与此不相关的情节,接着又冒出一句:“令她颇感突然的是,她告诉他,她已经怀孕了。”<sup>[3]659</sup>

在讲思嘉与瑞德的关系时,之前也是在讲他在她做噩梦时抱紧她、他总在偷偷观察她、她对两人关系的思索等。突然,有一次,“黄昏时,她怒气冲天地闯进卧室,告诉瑞德说她又怀孕了。”<sup>[3]889</sup>好像那个孩子是在谁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从天而降的一样。

因为,思嘉3次结婚的动因都不是爱情。第一次是出于幼稚的愤怒;第二次纯粹是因为钱;而第三

次呢,虽然她心底其实爱瑞德,但她跟他结婚在很大程度上却是因为钱。她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对她来说,婚姻只是达到某些目的的工具,而非神圣的灵与肉的结合。若对无感情的性大写特写,则既庸俗无趣,又显累赘。

### 三 结 语

可见,在描写思嘉的三次婚姻时,作者对婚前思嘉勾引查理、思嘉勾引弗兰克以及思嘉和瑞德的吻作了“实”写,即详写;而对其婚姻中的性生活的处理则是“虚”的。这种虚实结合的方式不但不影响读者对小说的整体把握,反而使其更显为一个迷人的有机整体。“实”写突出了生动的人物和曲折的情节,使小说活力无限、扣人心弦;而“虚”写不但保证了小说内容的密度,而且使其别有高致。同时,虚和实的结合还让读者“充分领略到了什么叫节奏与什么是节奏的魅力”<sup>[5]157</sup>。其抑扬顿挫的节奏让人在阅读时兴味盎然,远离压抑和沉闷。

### 参考文献:

- [1] 赵宪章. 形式的诱惑[M]. 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7.
- [2] Booth W C.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
- [3] (美)米切尔(Mitchell M). 飘(Gone with the Wind)[M]. 李美华,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 [4] 杜素娟. 孤独的诗性:论沈从文与中国传统文化[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 [5] 曹文轩. 小说门[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
- [6] 赵丽宏,陈思和. 得意莫忘言:《上海文学》50年经典·理论批评[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责任校对 莫秀珍)